

目 录

东安 风云	东安人民活捉罗绍徽……………王烈生 (1)
抗日 英雄	黄铜口伏击战……………全崇文 (15)
	抗日名将谢鼎新……………谢健南 (16)
	抗日飞行员李康之传略……………姜南英 (22)
名人 轶事	李济深先生的故事……………李煜平 莫冠杰 (25)
	李济深佚诗《咏渔》二首浅析……………蒋鼎天 (27)
农运 史话	苏志才生平事略……………梁桂生 (30)
历史 人物	潘鉴泉传奇……………王律生 (34)
	黎大英其人……………廖德华 (46)
民俗 风情	六堡瑶族的今昔……………苏德源 (52)
	泗恩坊龙舟盛衰史话……………黎宝贤 (63)
五四 史料	北京女高师在五·四运动中……………罗静轩 (68)
	李超女士追悼会…………… 陆雄林 (69)
地方 文化	古代苍梧的文化概况 (续前)……………黎 珺 (71)
	堂迅诗……………陈栋新 (84)
	嫖赌为害甚大赋…………… 蒋鸿藩 (85)
	推荐李济深先生的一篇佚文……………黎 珺 (88)
	勘误表

东安人民活捉罗绍徽

王烈生

日寇西侵，苍梧沦陷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日寇南支派遣军一部，由广东省开建县取道东安出梧州。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无能，军事上对内热衷于打内战，对外消极抗日。日军乘虚而入，当苍梧告急前，县政府既不设防御寇，也不发动组织人民抗敌，只是率领县政警、县保安队武装人员来保护自己，未见敌影便闻风先逃。至群众生命财产安危于不顾。兵分两路，一部沿抚河逃入密林深处的狮寨去苟且偷安，一部远走六堡大山区去避难。在六堡乡公所设县政府办事处。当年八月十三日，据石桥乡三番村公所报告说：闻开建有匪一大批，欲向我乡边界入侵我县。驻石桥的县保安队莫笑宇部及东安区长王培生得报后，便派出侦探人员前往侦探，据探报说：“该大批土匪是沈荣光部，其入侵动向，由三番村的白南经罗连村出石桥。”莫笑宇即率县保安队，并令区长王培生集合民团一批，协同开赴三番村进行警戒。当抵达三番村时，日寇先头部队已到达三番的罗连村，在接触交锋中，听到钢炮声，这时才知道是日军，不是什么土匪。莫、王等大惊失色，马上下令撤退，贪生怕死的官兵，失魂落魄地由三番逃至旺湾乡的首溪，到此惊魂才定。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遂通知炊事人员做饭，当饭刚煮熟，由

于一哨兵看见远处有一批黄牛在山路上走动，误认是日军骑兵尾随追来，便大声疾呼：“日军骑兵追来呀！”保安、团队听到呼喊声，虽已饿肠辘辘，但连饭也不敢吃，立即仓惶拉队向六堡逃跑。日军日夜兼程由东安出梧州，一部份去占领梧州，一部份经下鄧宦家湾渡江上人和，向平南抢占丹竹机场。日军所到之处，见猪宰猪，见鸡杀鸡，群众痛恨。八月十七，一些脱队拉尾的日兵经过，梨埠乡四美村民以刘杰勋为首，组合几个人在山心界伏击落伍的日兵，夺得一些武器。当时群众议论纷纷，责骂保安队官兵畏敌如虎，赞颂刘杰勋与敌斗争的英雄好汉行为。日寇过后，莫、王遂率队回石桥，大吹大擂地说是收复失地，要庆祝胜利。群众笑他们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成立地方自卫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一天，东安区区长王培生召集沙头乡钟卜堂、梨埠王烈生、木双钟雄等人开会，传达县政府领导指示，大意是说自梧州沦陷后，地方治安不好，匪风猖獗，抢劫频闻，人心惶惶。东安决定成立地方自卫队，以保卫地方治安。又说大坡山在李济深的亲自指导下，成立了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组织了地方武装，地方治安良好。但这样搞，毕竟把县府领导的冠盖区（即现在大坡乡）公所职权剥夺，形成摆脱县府的领导，县座指出，我们不能这样搞。但要赶快成立三个地方自卫大队，旋即宣布，沙头成立一个大队，以钟卜堂为大队长，梨埠成立一个大队，以王烈生为大队长，木双成立一个大队，以钟雄为大队长。大队以下人选，由大队长物色推荐。王烈生接受任务后，思想上是有所考虑的，感到大坡山按照李济深的指示，成立了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组织起地方武装，结果地方治安良好，抢劫绝

迹，认为很好，无奈政府不许这样做，其用意自是怕地方自治，政府孤立无权。但又觉得当此农村破产，农民生活困苦，办自卫队要粮要枪要人，加重群众负担，必遭群众怨骂。继又想到，成立自卫队手中有了实力，如有机会，可以按照大坡山的做法，立定主意后，便积极串连冼柱贤、袁岳、易创勋等开展筹备工作，经过一个月时间的努力，便把自卫大队成立起来。初建时有人、枪六十余，而沙头、木双的一、三大队因组织不起而作罢。

第二自卫大队组成后，奉令负责梨埠至山心界顶地段的巡逻，保护过往行人的安全。自卫队待遇低，每人每日只能领到干谷三斤，且缺衣少食，当时又是隆冬，饥寒交迫，自卫队仍然做到早出晚归，轮班放哨，尽了自己的责任。可是负责山心至老义塘的莫笑宇保安队，对来往客商则勒收人口税、货物税等。自梧州陷落后，人民谋生无路，迫着来往于夏郢东安间帮人肩挑生盐转运，以领取工钱来维持生活，象这样的贫苦农民照样收税，若无现钱交税，生盐也要征收一碗。群众对此极为愤恨，怨声载道。由于群众不知底细，连自卫队也被骂为政府守门狗，全体队员感到十分难受。因保安队的收税行为，连累到分毫不沾的自卫队亦被众人责骂，王烈生便面向县长罗绍徽，议长黄冠群反映实情，要求撤销老义塘的收税关卡，以减轻群众负担。他们不但不接纳意见，反而指责王烈生多管闲事，不知天高地厚，连政府的事务都要过问，还说什么姑念无知，否则要追究法办。对此，王烈生很气愤，消息传到自卫队队员中去，他们也不服气，都一至认为队长的“见地不平担锹铲”的意见是对的，政府不采纳忠言还要责备我们，这太不公道的了，大家都说要起来和他们比个高低。从此，县政府与自卫队的矛盾遂而加深。

设计缴械活捉罗绍徽

当东安群众及自卫队，与县长罗绍徽的矛盾日益加深的时候，县长罗绍徽亲自率领县保安大队一中队，于农历卅晚春节前夕开赴雁田村，罗住东安区区长王培生家，保安队便驻在王家祠（王律生家）。罗此来意欲在区长家过春节，并计划召集议长黄冠群，议员李树轩、石桥乡乡长叶卓元等，商讨在梨埠乡料口嘴恢复百货税卡有关问题。另一方面是要勒令梨埠、旺湾两乡农民于新年正月初一集中挑运粮谷入六堡，群众听闻风声，表示十分不满，而自卫队全体队员更是愤愤不平。王烈生及冼树贤、王律生、袁岳、易创勋等人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乃决定采取武力打倒罗绍徽，同时收缴其保安队武器。在马精召开秘密会议，经议定以里应外合，擒贼先擒王的办法首先提起罗绍徽及其警长。由王律生出面，按地方习俗借过春节为名，邀请保安队全体官兵年初二日吃餐新年饭。事前向他们征求意见，保安队长满口答应下来。接着王烈生便作了周密部署，由王律生亲自率领便衣队员梁邦忠、易贤、周鉴、周新、冼阿甸等六人，伪装服务人员，见机行事。派陈昌英率领队员二十余名暗藏在祠堂左边厅房，待机策应，派冼树贤、易创勋率大队人马潜伏于雁田村边，包围祠堂，闻到行动讯号，立即从外面冲入。住在区长王培生家的县长罗绍徽、议长黄冠群，区长王培生等人，则由袁岳、梁水等率自卫队一分队去擒拿。行动前，袁岳和梁水向王烈生提出：“若你大哥王培生不服制止时，又如何应付？”王烈生慨然回答：“如不服，则开枪杀之。”行动部署完后，王烈生便带领几个便衣武装坐镇王培生区长家，作全面指挥。起事时间确定在新年初二上午八时，首先由王律生在席上先擒保安队队长，然后发出信号遂全面行动，作内外夹击，按预

定计划擒拿罗绍徽等人。挂钟的时针已指向七点五十分，但罗绍徽和黄冠群还未起床，罗与黄同住一间房子，为了便于入房行动，不使他俩怀疑，便派出十五岁的青年小伙子王匡一人（这人有臂力、会武术），专负进入房内擒罗之责。袁岳则监视区长王培生，不许他有所行动，以防其抗反。时间快到八点，不料在包围祠堂的大队人员中，一个队员在子弹上膛时，因枪制失灵而走了火，‘彭’的响了一声，外面队员误认为是擒罗的行动信号。于是，冼树贤率领大队人马从外面冲入。一时，冲锋声和枪声响彻在祠堂的周围。这时，王律生正好入席而尚未动手，保安队长听闻枪声，知道情况不妙，突然拔出手枪指着王律生喝道：“你胆敢来造反？”王镇定而又机智地回答：“队长切不可误会，那是万冲的土匪在作乱。”王就以巧妙的答话来稳住保安队长。在一面答话，一面以迅速的行动，连拔带拖的手法夺其手枪，并避开保安队长打来的一枪，没有为其击中，顷刻间，全面枪声大作，自卫队由外冲进，保安队退入后座凭籍楼房负隅顽抗。我们在猛冲，他们在死守，战斗异常激烈。袁岳带领的擒罗小组，行动顺利，先把区长王培生监禁起来，然后生擒罗绍徽及议长黄冠群，不费什么力气便按计划完成任务。时已十一点多，缴械战斗仍在继续，王烈生和袁岳等押着罗绍徽要其喝令保安队投降，罗带着顽固不化的容颜，意欲不肯答应，时一农民周绍志在旁高喊：“猛虎不及地头蛇，你若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要你的命。”罗一听，顿时面色惨变，连声答应：“我接受，我接受。”王、袁把罗绍徽押到祠堂后背，迫他向部属下命令，罗高声叫其队长听话：“服从我的命令，立即缴械投降，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保安队员们听后，一个个举起手来接受投降。至此，捉人、缴械全部胜利

结束。日历上记载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初二日上午十二时。战果及我方损失情况：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九十枝，子弹八千多发，击毙保安队员六人，击伤两人（其中中队长一人）。我方队员梁邦忠被打死，潘达德受重伤，并轻伤数人。接着我方即派出李礼贤率领部分队伍开赴石桥区公所，收缴那里的武器及一切物资。事后，在石桥街张贴布告，声讨罗绍徽的罪行。布告原文是：

查污吏罗绍徽贪污成性，自窃充苍梧县县长以来，不为人民谋福利，只知捧上压下，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横征暴敛，鱼肉商民，企图乘此国难当头之机，敲榨勒索，达其大发横财之欲望。罗绍徽到职后赋税频增，关卡林立，征兵舞弊，任人受贿，污迹罪行，罄竹难书。此固吾人有目共睹。

罗绍徽身为一县之长，不尽守土保民之责任。当日寇西侵，苍梧告急，既不思设防御敌，也不发动组织群众保卫家乡，只知率领县警、保安队保卫自己，闻风先逃。致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危于不顾。不但如此，本县沦陷，百业凋零，农村破产，农民谋生无路，哀鸿遍野。罗绍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自逃入六堡后还令其保安队，在山心至老义塘设关立卡，籍口保护行旅，勒收行人税、百货税，甚至连靠肩挑度日行走于东安、夏郢之间的穷苦农民也要收税。更有甚者，罗绍徽最近亲率武装队伍前往雁田，召集土豪劣绅商议恢复料口嘴的百货税卡，不惜增加人民之负担，以达其私囊的中饱。又于旧历正月初一（春节），勒令乡民挑运粮谷入六堡。平时既不问群众之死活，节日也不给群众休息，压迫人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人民苦难如水抑深，如火抑热。凡我苍梧人民无不兴“予及汝偕亡”之愤恨也。本大队全体官兵，举目时艰，愤官吏之横行，怜人民之疾苦，义愤填膺，

令人发指，岂忍坐令十万生灵沦于浩劫，乃相率本乡青壮年开彼顽凶，今污吏驱除，地方粗定。本大队以巩固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利益为宗旨，务望父老兄弟戮力同心，共维桑梓，七农工商各安本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如有不逞之徒造谣惑众，扰乱治安，必予严惩。切切此布。

大队长 王烈生

一九四五年正月初二日

料口激战，攻克六堡县府办事处，全线胜利

(一)雁田起事，晴天霹雳。活捉罗绍徽的消息很快就向四处传开，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石桥乡乡长叶卓元及参议李树轩知后，这还了得，他们认为县府在六堡、长发、狮寨还有大批武装力量，你王烈生竟敢起来造反，只不过是螳臂挡车。东安困处一隅，四面受敌，结果必败。我们今天必须营救罗县长脱险，将来必有功赏。叶、李两人，凭着与王昔日交谊，去见王烈生，表面说了一些同情倒罗的客话，即转口说：“对事不对人，望勿伤罗性命。”商谈中李树轩提出：

“可否将罗县长拘禁于我家，我以全家生命财产担保。”当时如何处理罗，尚未讨论，认为还要听听群众意见，然后才作出处理决定。又考虑到其子李礼贤，和我们合作共事监禁于李家，安全可靠，乃允其所请，将罗绍徽转禁于李树轩家中。不料一到李家，当晚深夜，李树轩、叶卓元便亲自护送罗绍徽向信都走去。罗逃脱后，对王烈生大兴问罪之师，在信都纠合该县县警及团队，并通知其长发、狮寨保安队徐威卫部，配合信都武装共六百余人，罗亲自率领信都县警及民团由沙头直下石桥，徐威卫率领的保安大队也从六堡进驻梨埠，当这两路来敌进攻时，自卫队主动撤离梨埠。

石桥，退守料口、马进一带。罗绍徽则坐镇石桥，派其主力军徐威卫部直向料口攻击，彼此就在料口、马进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连续两个昼夜未分胜负。

（二）当雁田起事初，自卫队曾派出王志坚潜过梧州，向大坡山面谒李济深。报告扣留罗绍徽经过情况并请示机宜，李得报告深表同情，并指出“东安事件政府必派军队前来镇压，自卫队力量弱不必怕，可发动全区群众对付之”，“此时乃遵照任公的指示，派出曾祥德发动各乡群众，得道者多助，结果各乡群众纷纷集中武装团队，响应作战，旺湾乡以潘林祥、梁卓群，六堡乡以韦景平为首集合群众武装，于农历正月十五日包围六堡县政府办事处。在战斗开始至一点钟左右一连冲锋三次，由于敌扼守办事处左侧高山机枪阵地火力猛，均无法前进，战斗至一点钟后，团队的火力由猛转弱，主要是子弹逐渐缺少了，正在踌躇之际，却来了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喜讯。据报县府有一批弹药收藏在乌泥村，团队指挥人韦景平得报立即派出两个分队武装和一批临时组成的运输队去乌泥村将弹库冲开，运回了一批弹药，一箱一箱的分给各个战斗组。打开箱子看，全是闪闪发光的新子弹，大家还取笑说：“罗爬灰（即罗绍徽）真好心，送的子弹颗颗是新的，没有一颗是臭弹”。团队有了子弹，火力立即转入猛烈，三点钟左右又发动一次冲锋，结果又被敌人击退，于是商量对策，决定用土大炮增猛攻击火力，经过各村团队自报，认为凤仪、龙冲的土大炮较大，乃派人前去拾来，龙冲的土炮是四个人轮流扛的，炮身扎上一条红布以示吉利，乃于晚上十一点钟将土炮扛到阵地。安好位置后，即放入火药几斤，并放进几个秤砣，于天色微明时轰了两炮，击中敌人的机枪阵地，并将办事处的墙身穿一大洞，连敌人吃夜宵剩余的半锅腊肉也震落很

多灰塵。敌人感到突然，因为打了一天一夜都不见有大炮声，为什么天刚亮就来了炮响，误认为有新的部队支援。原来六堡办事处被围后，其主持人是姓萧的秘书，认定团队是乌合之众，无甚战斗力，乃决定坚守待援，至此决心开始动摇。团队的火力更猛，敌阵地突然走出一人，举起双手高喊“我是莫涯，我是莫涯，不要打我。”枪声遂稍停一下，让他跑出壕沟，不知这是何人，后打听才知是扩边村的莫涯。是在县府当科长的，知到守不住了而投降，总算团队念乡情，否则子弹无情必收他的生命。当快要攻克县府办事处之际，又突然来了一个不利的情报，说徐威卫部队已从料口马进赶来援救。其实不然，原来徐威卫在料口马进与自卫队激战中，听到六堡办事处方面日夜枪声甚密，知到后方被围，乃不敢恋战，枪惶撤退，欲逃回狮寨。自卫队在后追截，故徐部不敢从八里界经过，而绕道从旺湾思学过酒奇，再从双头村背面的梓木冲逃走。探悉后团队当即派出部分武装到木堡双头对面的吾成讲伏击敌人，因为早已把腊洞口的木桥拆了，迫使敌人必须从双头村的小滩涉水而过，团队刚埋伏好，敌先头部队一个尖兵班即到，团队开枪射击，彼此战斗二十分钟敌便退回。约隔二十分后敌组织好兵力又作第二次前来，欲强行涉过小河。但战斗未够二十分钟，敌即退却，比第一次退得快，可能是知到尾追的自卫队将近了，果然不久，在双头顶上响起了枫枪声，自卫队隔山扫射敌人，当时徐威卫部处于前有阻截，后有追击的不利形势，乃枪惶溃逃，从双髻顶向狮寨逃去。凶恶的敌人逃跑时，在梓木冲还杀死一个无辜的农民。自卫队不再尾追敌人，乃转向协助团队围攻县府六堡办事处。自卫队一到士气大振，在自卫队配合下，攻击益猛，这时敌坚守办事处主持人姓萧的秘书，听到团队中突然有大炮响已坐

疑惧，今又闻有机枪声，料想到前方战事失利，必是王烈生自卫队前来协助团队合围，自觉难支，乃决定逃走。遂发起一阵猛烈密集的枪声，佯作反攻声势，这时自卫队协助团队发起全面冲锋，攻入办事处时，敌早已穿墙而出，向后背山逃跑了。攻克办事处后释放监狱人犯，缴获物资及枪弹一大批，胜利消息传开，东安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坐镇在石桥的罗绍徽象只惊弓之鸟，慌张率领信都县警及团队，朝信都方向逃跑，沿途各处鸣锣起团来追击，罗忧心忡忡怕被路上民团截捕，逃跑得十分狼狈。果真不出他的预料，在途经沙头途中，被培中、沙头团队截击，掉下武器一批。罗拼命突围经岐山向信都逃跑，团队一直追至信都的蛇儿坪才停止，罗方走脱，议长黄冠群因落伍被捕。至此，追捕罗的战斗才告一段落。缴获枪枝弹药一大批，战利品的处理，我们分清凡属信都群众团队的则送回他们，属信都县警的则收归自卫队使用，采取这种办法，以表明我们不是和群众作对，而我们反对的对象只是信都的县警及其县武装力量，敌我界限分明，因而赢得了信都广大群众的好感。自卫队集中石桥，庆祝胜利。

自卫队扩大为自卫军

自卫队集中石桥祝捷后即休整，进行扩大组织，充实力量，以应付国民党反动政府再度进攻。在扩军中得到大坡料神李济深派出胡希明、林炳南两同志前来指导，并带来任公复函一封，原文如下：

王烈生大队长英鉴：

接诵惠书，同时听贵使王志坚兄详述东安事件的发生，以及激烈战斗的经过，聆悉之下，对此轰轰烈烈的义举，实深敬仰。处这国难当头，当局者政治黑暗无能，贪污勒索，

上行下效，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是激起东安青年义愤，至向当地政府展开武装斗争的主要原因，如此英勇无畏的正义行动表示同情，热诚支持。目前应先把社会治安维持好，工农商各业保护好，安定民心至关重要，对于善后问题另派人与你商量，关于运筹帷幄，务望三思而行，临书不尽，餘容后陈，专此奉复。恭祝
胜利！

李济深顿首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于料神

我们读了任公的复函，得到极大的鼓舞，领会了指示精神，明确了奋斗目标。在扩军中我们接受了胡、林两同志指示，把自卫队扩大为“东安人民联防自卫军”（以下简称自卫军）。其组织：

自卫军司令：王烈生	副司令：李礼贤
参谋长：王律生	副参谋长：梁卓群
司令部副官：袁岳	李剑雄
军需：李凯年	陈平甫
第一团团长：李礼贤（兼）	
副团长：潘道奎	钟瑞
第二团团长：潘林祥	副团长：韦景平
第三团团长：冼树贤	
副团长：易创勋	潘达德
补充团团长：王萧江	副团长：陈家全
司令部直属中队长：陈昌英	

全军总人数有八百余人，枪枝六百多杆，其中轻机枪两挺，重机枪一挺，步枪五百四十枝，驳壳手枪六十枝，子弹两万多发。

自卫军组成后，接着又成立东安地方自治委员会。推选陈培生为主任、钟卜堂、王培生为副主任，以下推选委员若干人，会址设在旧东安区公所。当时桂东行署对此十分注意，八步报刊登载“查王逆烈生司令部最近移驻石桥大庙，设班训练干部，有坏人从中主持，察其企图非小，政府正严密注意中。”时谣言四起，说政府不日将有大军前来进剿，东安群众人心惶惶。任公派出人员到八步向桂东行署专员李新俊提出意见说：“对东安事件，反对不惜民命，用军事镇压爱国青年，应用政治方法去协商解决。”李新俊不接受任公意见，唯恐东安事件坐大，便决定迅速派大军进剿。

大敌压境，人民军作战失利被迫解散

一九四五年农历四月上旬，桂东行署李新俊及保安司令岑孟达，率武装两千余人，分成数路，从沙头、旺湾、六堡向东安自卫军进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大敌当前，自卫军内部亦有动摇者，在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时意见分歧不一，出现了主战和投降两派。自卫军第三团冼树贤、易创勋、袁岳及王律生等骨干分子和第二团韦景平极力主战到底。第一团李礼贤和自治委员会委员钟卜堂、王培生等，认为处此敌强我弱恶劣形势下，为了保全势力，可作一时权宜，借助梧州敌伪力量（枪弹）协助，充实作战能力。第二团潘林祥、梁卓群等，则模棱两可，态度不明，沉默寡言，似别有不可告人的打算。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王烈生把李礼贤的意见统一到坚决战斗到底方面来。李礼贤即率领第一团开赴三番白南，继而转移培中，待机出击，冼树贤、易创勋奉命率领第三团，开赴龙冲，团部驻村公所，农历四月初一日，探报岑孟达部驻在贺县水口，准备攻打东安。团长冼柱贤便率领分队长许复常等两个队，开赴葵底（苍梧、贺县交

界处)观察地形,在该处住了两天,认为菱底给养困难,地形也不适宜,乃决定在龙冲布防,初四日据探报岑孟达部在初六日前来进攻,于是加强防御,日夜巡逻,严阵以待。初六日又据报岑孟达部进至中途又退回去,不从这里进攻了,没有想到狡猾的敌人佯退实攻,初八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大部兵力突来进犯,自卫军在离龙冲三华里的断山口布了第一防线,来犯之敌尖兵班先行,大队继后。距离敌尖兵班约五十米,自卫军便开枪射击,彼此打了三十分钟,敌方火力甚猛,自卫军便退守第二防线、在离敌三百米的地方与敌展开激烈战斗半小时后,由于敌众我寡,自卫军便退入山林利用掩蔽抗击敌人,迫使敌人在此停留了四个小时不敢前进,只是连续用机关枪,迫击炮向山林、村庄乱扫乱射,直至下午四时才从侧面进入龙冲。岑孟达另一部在六堡的大屋口与自卫军第二团韦景平部接触,战斗激烈,从上午八时战斗至下午二时,由于该第二团大部分兵力已随潘林祥叛变,而剩下的只是追随韦景平不跟潘林祥投敌的小部分自卫军,但由于善于利用地形,所以能和超过自己几倍多的敌人坚持六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才被敌击退。与此同时,正在前方和敌激烈战斗之际,而在旺湾后方的潘林祥第二团突告叛变,带领大部分兵力从北路开出旺甫,投向敌人,与梁仁英合伙。因而王烈生迫着将在前方作战的第三团及韦景平部撤离阵地,退守木双。就在这个时候,进驻沙头的李新俊率其主力部队兼程前进,包围培中的自卫军第一团,李礼贤率队在培中附近与敌苦战几个小时,以敌众我寡,战至全团覆灭,李礼贤拼命突围冲出,幸免于难。敌遂几路长驱直进占领石桥、梨埠,王烈生见大势已去,不宜孤军战斗,作无益牺牲,乃采取藏起武器,分散队员。主要人员则潜匿山地或外逃以避其锋芒,待

机再起。在山地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意见，遂就地解散。敌占领石桥、梨埠后四出追搜自卫军，乘机抢掠人民财物，焚毁六堡大屋村民房十多间（含韦景平房子），并将雁田王姓房屋全部烧毁，无恶不作，引起东安人民的切齿痛恨。

〔注一〕本文作者原是广东省封开县副县长，现已离休。

黄垌口伏击战

· 全崇文 ·

从苍梧县长发圩过河，经过约两里平坦的稻田菜地，翻上山往前走不远，就到了一条有七、八丈宽的山涧前。这个地方，叫黄垌口。四十年前的一天凌晨，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三百多名日本鬼子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侵华的日本鬼子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但盘踞在梧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日寇还在作垂死挣扎。那时候，梧州的旧政府很多机构及学校都疏散到苍梧长发乡一带。当时，我是广西省田赋粮食管理处驻梧州办事处集中仓主任，带着一支六十人的护粮队，将梧州地区的军粮、稻谷集中押运到长发乡，就囤积在与长发圩隔河相望的高稳村一座叫三界庙的庙堂里。计有大米一百二十余万斤，稻谷一百四十万斤。

一天下午，记得正是中秋节，一些老乡跑来告诉我们：有一队日本鬼子约（一个联队）三百多人，从人和、赤水开到倒水了。

我当时分析：日本鬼子这次行动的企图是很明显的，他们若要打长发圩，理应从人和、赤水附近过江。但他们却抄山路赶到倒水，显然是打长发圩隔河的这座粮仓的主意，而且，鬼子很可能连夜出发经岭脚从山路过黄垌口直扑粮仓。怎么办？我们整个护粮队不过六十人左右，而日本鬼子有三百多人，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我想：我们护粮队有两挺美造机

关枪和二十支廿响德国造快制驳壳，三十多支捷克造步枪，弹药也充足，就当时说，武器是精良的。况且护粮队大部分是年青人，虽不经过正规战斗训练，但爱国热情高，不怕死，日本鬼虽人多势众，气焰嚣张，但毫无准备，他们满以为没人敢过河与之对抗，想到这些，我决心搏一搏。于是，我先布置人手把几百桶桐油搬到三界庙，准备在万不得已时，放火烧掉粮仓，绝不能让粮食落到鬼子手里。黄昏，我带着护粮队赶到了黄铜口。

我没学过军事知识，但也觉得黄铜口是个伏击敌人的好地方。我们这边是一个山场，一条约七、八丈长的木板桥连着对面的一条傍山小路，敌人若是沿山路走来，完全在我们的枪口底下；小路傍山临涧，他们要招架还击也没法展开火力。我先派人到对面山上放哨，接着把桥上木板撬翻落冲底，然后在我方桥头两边挖掩体，将两挺轻机和二十支快制驳壳布置在靠河边的工事里，三十支步枪放在稍后的高坡上，一切准备就绪。

天已完全黑下来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对面的山路还是没有半点声音，是敌人改变了主意吗？我想：敌人下午赶到倒水，稍为休息，吃喝过后，必然会乘黑夜突袭，实现其拂晓后抢粮的企图。上半夜平安无事，到了凌晨三点钟左右，对面山路传来了密集的皮靴走路的“咯咯”声，还有“笃笃”的马路声。“来了，来了！”大家小声地招呼，心情真有点紧张，在朦胧的月光下，对面小路上一长串黑溜溜的人影越来越近了。好家伙，亮闪闪的刺刀发出寒光，连那鬼子兵军帽后面垂下来的两块忽飘飘的布块也看得十分清楚，敌人走到断桥前停下来了，“叽叽咕咕”地讲了一通，几个鬼子兵打着电筒爬到山涧去扛桥板，看来，他们想把桥